

倪桂林◎著

風雨大散嶺

陝西人民出版社

风雨大散岭

倪桂林 著

陕西人民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风雨大散岭 / 倪桂林著. — 西安: 陕西人民出版社,
2006

ISBN 7-224-07803-4

I. 风... II. 倪...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62794 号

风雨大散岭

作 者: 倪桂林

出版发行: 陕西人民出版社 (西安北大街 147 号 邮编: 710003)

印 刷: 西安市建明工贸有限责任公司

开 本: 850mm × 1168mm 32 开 9 印张

字 数: 190 千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

书 号: ISBN 7-224-07803-4 / I·1243

定 价: 16.00 元

序

王东玉

倪桂林先生一直爱好文学。尽管温馨和甜美的时候并不多，而苦涩是常有的滋味，但他还是坚韧、执著地做着一个好的梦。

上个世纪五十年代以来，本来就钟情于文学的他，从学校毕业后被分配到南国广东工作，广东在今天看来是多么诱人、多么耀眼，然而在那个年代，贫穷是全国性的，贫困并不因为他的工作而稍有改变，后来他回到了生他养他却并不一定期待他的故乡。

他是学工程的，但是我们的第一次会面却是彼此在民办教师的工作岗位上，我们同乡同行同谊。

时光荏苒，当我们重坐在一起时，已是改革开放的岁月了，那时我在宝鸡日报社供职，搞的是文艺副刊，且担任民间社团组织——陈仓诗社的负责人。诗社每年都要编印一本《陈仓诗章》。而桂林先生作为一名高级工程师，常送诗稿来，于是往来频繁起来。这样我便知道，几十年来他的文学爱好是不曾中止过的，他喜爱古体诗词，一写起来就一发而不可收。他说，他一直留意着西府地下党人的活动和斗争，而且也积累了一些资料，他想写小说，而他的家乡马营镇一带当年就是这些革命先辈们活跃的地方，尤其是抗日战争期间的工会组织所

办的一批支援前方抗战的工厂，更是名扬西北，不把这些东西写出来，他就寝食难安。于是，从酝酿计划一下子就正式进入实施阶段。无论是酷热难当的盛夏，还是寒风砭骨的严冬，他总是骑一辆半旧的自行车，利用业余时间实地考察，走访人物，查阅史料，花费了大量的工夫，积累了丰富的素材。在此基础上，他开始了真正的创作，这种带有纪实性的小说，虽然为作者提供了基础，甚至人物原型，但艺术想像的张力却也会难以避免地受到这种“纪实性”的制约，处理好这两者的关系并不是一件容易之事。倪桂林先生将这两者之间的关系是否处理得恰到好处，我不敢妄说，但他都是努力地去做了。他用他大半辈子的人生经验，用他对历史人物的正确的价值取向，用他一直追求着的艺术审美情趣，加上他的刻苦的精神和严肃的态度，终于完成了这部十九万字的小说：《风雨大散岭》。

作为第一读者，我被这部小说深深地感动了。小说故事情节，人物的命运归宿，时局的动荡变化，总是在牵引着我，一字字、一页页、一章章地把它读下去。一旦走进这部小说，我总觉得如同走进了一座大山之中，一路走去，你可以看到春光明媚，山花烂漫，也可以看到黑云压城，风雨交加；可以看到秀美的山峰，清澈的小溪，也可以看到逼仄的阴谷，疯狂的山洪；可以看到新篁的勃生，也可以看到枯木的死亡。总之新旧在交替，生死在搏杀，无论是社会，还是人物，经过一番番熔铸，一遍遍磨炼，一道道锻打，一次次洗礼，就嬗变了，就以一种新的面貌展示于人世間。

书中的主人公肖江这个一贯追求进步的热血青年，他无怨无悔地追随地下党而最终成为党的一名高级领导，为党和人民

作出了应有的贡献，小说通过复杂的工作环境，惊险的斗争场面显示了他的精神境界和人格魅力。他的一生让人感到是值得的甚至是辉煌耀眼的。而另一个人物付月平，则是很不幸的了。她是肖江的未婚妻，她知书达理、贤淑聪慧、美丽善良，心笃意挚地守候着她的恋人。然而战争的风云变幻，世事的阴差阳错，使她终于跌进了厄运之中，婚姻起变化，爱情受折磨，形同槁木，心如死灰，最终出家入寺，守黄经素绢，伴古佛青灯……读文至此，令人慨然。

在《风雨大散岭》中，我们读到了不少诗、词、谜、联等等，细细品味，这些诗词，同作品中所描写、所叙述、所阐发的人事物象扣得很紧密、很得体，对人物形象的塑造、人物性格的刻画、环境气氛的渲染，起到了很好的作用。而且这些诗词联语等，也可以单独去欣赏，它们不光是点化小说的，将其从小说中剥离出来，仍然是一首首好诗好词，我想，这应该是桂林先生多年来精钻苦研古典诗词的成果。

最后，我希望读者能够静下心来，认真读这部小说，虽然如作者这般传统而严肃写法的革命历史题材作品在当今这个时代已吸引不了大多数人，但我认为，它所蕴含的忧患意识、所再现的革命场景和对历史清晰透彻的理解，不正是现在每一个中国人应深刻了解与反思的吗？

就让这部红色经典再次点燃你我心中革命激情吧！

写于乙酉岁杪

（作者系陕西省杂文协会理事、宝鸡市陈仓诗社社长、宝鸡市作家协会常务理事）

(一)

历史一页重剪裁，织成锦绣付云台。

虽言旧梦已残去，新迹莫忘足下来。

关中西部大散岭前，渭河川道已宽不过八里，河滩却占去了一半，受南北支流的影响，大河弯来弯去。河两岸的土地变得一会儿宽一会儿窄，就在这片土地上曾经孕育了中华民族的始祖与它的农耕文明，以及古老的城市。这座古老的城市就叫留谷。

在城的东南有条清河，河清流长，两岸有水地旱地，河的西边是黄家塬，东边是一块长宽各五里呈正方形的五里塬。沿河有苏家、刘家、孙家几个村子。五里塬南依秦岭北傍渭水，塬上地形平缓而肥沃，星罗棋布地分散着几个村庄。在塬东边一个村子里，肖东魁正把药材口袋往驴驮鞍上搭勒，大儿子肖河也在帮忙。他这是要去付家营镇的付家药铺送药材去，这已是今年秋季第二趟了。

二儿子肖江对母亲说：“娘，我想跟我爹去。”

母亲说：“又不是逛会，付家营镇那么远你能跑得动？”

“能行，娘。”肖江一说完，母亲说：“多一个人多个麻烦，你跟着去，你爹顾你哩，还是顾牲口呀，你和你哥去地里

打胡基去。”

“人家都这么大了还没去过镇子上。”肖江说着嘟起了嘴。

这时九岁的妹妹也吵着要去。在屋里的奶奶听见了，隔门对着院里吆喝道：“谁都甭领，娃娃嫩胳膊腿地跑一天能受得了？”

肖东魁笑了笑，看了儿子一眼，心里早有将儿子领上出去长长见识的打算，便说：“男子十二托父事哩，肖江今年都十二了，刚好今日礼拜不去学校，跟去给我看个牲口也好，回来时骑驴就是了。”他又转向女儿说：“花花你就不去了，下一次爹只领你一个人让你骑驴不走路，也不让你哥去。”说着爱抚地在女儿头上摸了摸。肖江瞅着妹妹眉飞色舞，花花望着爹的脸，扭动着身子不愿意。

“听话，爹回来给你买个大麻花。”

“你走你的，由了她了。”女人说着将女儿拉进了屋里。

奶奶说：“不跟他们去，奶奶一会儿领你串亲戚去。”

肖东魁父子赶着驮药材的大黑驴走出了村子，大儿子肖河同母亲扛着镢头去了地里。二儿子肖江跟随父亲一路上问这问那，肖东魁见一个村子说一个村名，路过一个叫鱼池的村子，就给儿子说起了这个村名的故事。

古时候，这里住着一户王姓人家，儿子叫王祥，早年丧母，父亲娶了后娘后不久又去远处了，他随继母生活。继母身体多病，眼睛又不好，一日她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位仙人告诉她说：“你这病得吃鱼，吃鱼后还可使你双眼明亮。”她醒后，便将此梦告诉了儿子王祥。王祥年幼，听说不远处清河里有鱼，可是自己还未走出过生养他的这个地方，清河在哪个方向

都不知道，倒想起村里的涝池，夏日他见过有鱼，便跑去看。

时值寒冬季节，呼啸的西北风卷着阵阵雪花，涝池里结了一层厚厚的冰，王祥孝母心诚，便解衣而卧，欲用身体暖溶化冰求鱼以治母疾。王祥孝母心切感天动地，忽然，一条鲤鱼跃出水面，王祥将鱼拿回炖熟供孝继母。继母果然疾患除去，由此开始，这地方就叫鱼池了。传说王祥因孝而名，后来还做了大官。肖东魁把古时二十四孝里的这个故事讲完时，父子俩已经来到塬下。那么这个晋朝的故事是否发生在这里就难说了。

紧挨塬根有几十户人家。

儿子问：“爹，这是啥地方？”

“姬家殿。”肖东魁说。

儿子肖江想，这一路几个地方不是叫庄就是叫村，这叫殿咋说哩？便叫父亲说说这里为啥叫殿。肖东魁告诉儿子，殿是皇上坐的地方，也是神坐的地方，这姬家殿是秦朝建都雍城之后，为周朝姬姓遗民盖了宗庙殿宇，把他们迁到这里驻守生息。所以这里就叫姬家殿。

“那这村里的人都姓姬了？”

“姓姬的多一些。”父子俩说话间又走了六七里路。

过了清河不远便望见了付家营镇，肖江说：“前面那村庄还有故事吧？”

肖东魁说：“有么。”说来也是：

一道山塬一道河，串串故事埋村窝。

青山风景四时异，疏淡浓清苍冷多。

肖江又为儿子说起了付家营镇的来历。付家营镇只有一条街，街长不过半里。街两边排列着十几家店铺，街西一座火神庙，街东一座关帝庙，街南土堡下有一座不大的寺院叫广济寺，其他便都是农户了。街面连同街后的东西二堡也就千把个人，虽说不大但历史悠久。据地方志记载，唐朝时有一员大将率兵西征吐蕃，回长安路过此地，人困马乏便在这里宿住休整。那时这里全是河滩草地，不几日圣旨下来让他们就地休养整肃，只召将军进京见驾，其他军卒将领候听封赏。于是将军下令安营围场，军队便住了下来。将军姓付，主要将领也多是宗亲。不想将军一去未返，过了几年将军已不在人世，军队几经变动，老弱病残便留在此地，地随人旺，这地方就叫成了付家营。多少代之后形成一片村落，随着历史的演变人员迁徙，有了贸市。并在清康熙年间有了镇的称呼。可惜这镇子包括它所在的县城之地，由于地处关隘兵家常争之地，自唐末以来五代争雄，宋元拉锯，明清农民起义烽火战事不断，所以它和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贫穷落后萧条，一直发展不起来，只是农民的农耕日用物品的交换场所。镇子上三、六、九日逢集，这天正好是集日，赶集人不少，摆摊的人也不少。肖东魁父子进了街后，几经挤撞来到一家药铺前，打了招呼便出来了两个人，帮着卸了口袋抬了进去，肖东魁随后进了铺门，儿子肖江牵了驴候在门侧一旁。

一会儿肖东魁同一位穿了袍子的先生走了出来，那先生道：“肖掌柜，秤已过了，这阵子正忙，你先在街上转转，后晌来结账拿钱，咱是久交了你不见外吧。”

“看你说的，那就拜托先生了。”肖东魁说着从驴背上的

褡裢里拿了一包东西塞到先生怀中，便和儿子三绕两让找了个地方把驴拴了，并解了驴笼嘴，又从褡裢另一头掏出一个装驴料的布袋拴挂在驴笼头上，听着咯咯嘭嘭驴嚼料的声音，他将褡裢往肩上一搭领着儿子向西街走去。从西街走到东街，又从东街走到西街。同时向儿子指说各种店铺“这是杂货铺、这是京货铺、那是染坊、那是醋坊……”

肖江第一次到镇上来，往日除了村上唱庙会真还没见过这么多人。街上有卖柴卖炭的、卖农具的，这布匹摊、铁杂货、粮食、棉花、熟食、山货、彩线、女工花红、娃娃耍货种种物品。肖江望了南面望北面，两只眼睛简直使唤不过来。父子俩转了一圈在一排卖吃食的摊子前坐了下来，每人吃了一碗荞面饸饹端了两碟甑糕，等吃完之后肖东魁问儿子：“吃饱了没有？”

儿子答道：“饱了。”

“还想吃点啥不？”

“不吃了。”

儿子答话时眼睛却向那卖肉包子的摊子上瞅，他知道儿子可能还想吃，就又要了几个肉包子，儿子只吃了一个，便将剩下的几个用手巾包了提上。肖东魁问：“咋不吃了？”

“饱了。”儿子点了点头。

肖东魁又走了几家店铺看了看自己准备要置办的东西说：“该去药铺了。”

父子俩来到药铺门口，没等肖东魁开口，药铺伙计便迎了出来，“肖掌柜里面去，账房先生在等你。”

正说着账房先生走了出来：“大掌柜的今日到店铺听说

了收药的情况，知道你来了特别关照要你进去坐坐。”

肖东魁心想自己与这付家药铺打了好些年交道，见到大掌柜的也只两次，虽然彼此见了也只两句招呼就完了，从未对面坐过，但他对人和善，就笑道：“好，好。”随账房先生进了铺门朝里院走去。

这大掌柜你道是谁，他就是镇上老户付家一门宗亲后裔。在过去的年代里这家出了什么人物已无从查考，只是清末时出了一名武举，就任过什么职务也不清楚，留下的除他家那砖门楼上的砖雕，门前的上马石、下马石、石狮子、铁旗杆就数家里的那块金字大匾了。这位武举是付氏宗族一支，曾为付家光耀了门庭，并一度修葺了付家宗族祠堂，成为付氏家族的代表人物。到了他这一辈起名福达，家中已有良田百亩，骡马数匹，长工好几个，老婆娶过了四房。其中二房难产而死，三房因病而去，现在两房共子女不过十余口，还经营着街面房十余间并这药铺。另外县城里也有他的生意门面，虽无什么功名，却上过私塾和官学，断文识字懂得的知识不少，在这付家营镇赫赫有名，还是七区教育联合会委员、县参议员。他生性豁达，自家诸事均由雇请之人处置，除了各处走动听听经营情况，多数时候在家里颐养清福。这院内靠西侧，为一偏房套间，外间为账房先生办事之处，地方不大，一般生意人布置。只见大掌柜坐在一张太师椅上，浓眉大眼，一身袍褂，有点歇顶，人特精神，一脸福相。

“大掌柜，您老人家好。”肖东魁双手抱拳敬问道。

大掌柜一只手端着水烟锅，一只手拿着枚纸筒火在烟锅头上绕着，嘴里咕嘟嘟地吸着，见人问抬头一看，“肖掌柜，快

坐快坐。”向伙计说，快给倒茶，遂吸完烟将枚纸筒火吹灭，烟灰吹掉，放在桌子上说：“凑巧今日到账房来，听说肖掌柜来了，便让安排无论如何和你坐坐叙叙家常。记得去年我的婚事时见了你，忙得不可开交，县里的、区里的、城里的，方圆左右亲朋好友闹噪了几日，闹得晕头转向，到底不是年龄了。”

肖东魁道：“说哪里话，您老德高望重，结交特广，家口又大，我晓得那场面，咱又不是初交。”

大掌柜点了点头说：“是啊，有十几年了，你爹在世时你们就替我的药铺挖药收药，你跟你爹一样，老厚实道又细心，所以我一直记着你哩。家里这阵子还好吧？”

“好，都好，劳您挂记着。”

“今年收成咋样啊？”

“天旱，塬上没水夏里欠，秋里种点豆谷还差不多，苗都出齐了。”

“这年头也就是，农人难啊。”付福达喝了一口水接道：“听说你那小儿女十分的聪明伶俐，也没领出来走走？”

肖东魁笑道：“蒙你老夸奖，小儿肖江今日跟了来，不知大掌柜何以知道？”

“这你就有点见外，快让娃进来。”付福达说。

肖东魁叫了声，外面伙计领着肖江进了屋，肖东魁对儿子说：“叫伯伯，给伯伯磕头。”儿子肖江便趴到地上，嘴里说道：“伯伯我给您磕头，伯伯好。”

付福达连忙弯腰将肖江扶起问：“几岁了？”

“十二了。”

“上几年级了?”

肖东魁一旁插话：“该上高小五年级了，他奶硬说娃小到远处上学住宿不放心，现还在村里上呢。先生看着爱学，另外给教些高小五年级的课。”

付福达细看肖江，人虽十二个头不低，圆圆的脑袋前留着一陀毛盖，高额下眉毛又长又黑，嘴和下巴很像他爹，特显的是那一双长睫毛的大眼睛，滴溜溜的煞是灵气，不由叫人喜爱。说道：“你的大娃耽搁了，这个可不能耽搁，到高小上学去吧，娃受教育的时候要抓紧，虽说年龄小了点没出过门，慢慢就习惯了。”

“开学都一月多了，下年吧。”肖东魁望着儿子说。

付福达说：“这样，娃进高小的事我给办，回去收拾一下过两天就送去。”

肖东魁心里感激，遂向儿子说：“付伯伯让你住高小愿意不?”

儿子眨巴了一下眼睛说：“今年开学我就要来呢，我奶不让。”

“还不快谢过伯伯。”肖东魁对儿子说。

肖江忙说：“谢谢伯伯，我一定好好念书。”便趴在地上又磕了个头。

付福达高兴地说：“你这儿子懂事，比我那几个都强。”说说话话，太阳光已斜斜照进屋子西窗，付福达叫伙计请账房先生来。

账房先生进来，付福达问：“肖掌柜的账算好了吧?”

账房先生答：“连同上次的都已算好。”

“一次付清算了。”付福达说完转身对肖东魁说：“回去给娃把被褥、衣服、面都收拾好，学杂费准备宽点，该省的省，不该省的不要省。”又笑着过去摸了摸肖江的圆脑瓜。

肖东魁领了儿子往外走，付福达突然叫道：“肖掌柜，你这儿子是拜给芦家村韩先生了吧？”

“是，是，你咋知道这事？”肖东魁不解地问。

付福达说：“这一切都是韩先生给我说的，没想到吧，我们也是世交，哈哈——”

肖东魁父子二人离开药铺匆匆到街上办完要买的几样东西，牵了驴出了街不远，便将儿子揪上驴背赶着往家里走去。

肖东魁家住在沟老头高家洼村东南，三间大房背墙朝外，院子北东两面被土崖所围，南面一段不高的围墙已出现豁口和残缺，墙里长着一棵香椿树和一棵桃树，土崖下有一孔窑洞，洞门低矮，洞门顶有一一尺见方的窗口，算是关门之后透气的亮窗。窑洞有两丈多深，洞壁黑黝黝的，顶部有条裂缝，是老祖宗留下来的，不知在里面住过了几代人。肖东魁弟兄两个烧炭、卖柴、伐木好多年才盖起房子，买了一头牛，叔叔早逝，他靠挖药贩药赚了些钱又置买了些土地，又添了一头大驴，凭着自己的勤俭，日子过得在这高家洼村说不上富裕也算殷实。由于他经常跑外有时雇些短工料理收种诸事，其他一应家务牲口饲养便都落到女人身上。他有两个儿子一个女儿，大儿子十五岁成为母亲的帮手，二儿子八岁时开始割草放牛帮家里干活，父亲临终时说的第一件事就是将来要叫娃念书识字，走出五里塬出人头地。为农苦啊，自己的父亲曾因交不上王粮赋税被衙役用铁链锁了拉去受刑挨打，为了防止逃跑，还用一种压

在脖子上的木杠压住锁，那是一种特殊的刑具，人只能平躺下一点也动不得。自己能有今天的日子过也是得益于自己的父亲让自己念了两年书。自己成家之后媳妇生了一个男娃，七年之后又接着生了一儿一女，就是肖河、肖江、花花。屋里忙，大儿没念书，二儿子刚九岁就送到村学上学。村学是村上入学的子弟家里联合聘请老师，学生自带桌凳，桌子有方的，有条的，凳子有长的，有短的，学校设在村旁的庙里。二儿子聪明肯学，要背的书总是背熟了才丢手，而且非常勤快。不管干什么，干过没干过从不畏怯。这回要去高小念书了，他肖东魁心里高兴，不由得脚下生快，这鬼驴也是，出来时要人赶着走，往家里走不赶它也蹬蹬的直是个跑。

农历十月天，黑得特别早，刚上塬就黑麻麻的了，赶到家已是天黑了半个时辰了。女人听见门外响动迎了出来说：“咋走到这阵子了，事不顺吗？”

肖东魁把儿子挟下驴，一边揭驴背上的驮鞍一边说：“今日顺当得很，还有好事哩，等会儿我给你说。”他让驴在地上打了个滚，让大儿子牵了去窑洞槽头。女人先一步进去点了灯，大儿子给驴拌草。女人就去锅上热饭。

肖江问：“娘，我奶和我妹呢？”

“走亲戚去了，你手里拿的啥？”娘问。

“我爹买的肉包子我吃了一个，香得很，拿回来给我奶和你尝尝。”肖江说。

母亲笑道：“放下等明儿你奶回来馏热了吃，今日跑了那么多路腿痛不？”

“不痛。”

“不痛就好，去拿脸盆来舀了热水叫你爹洗去。”

到吃完饭一切安顿完毕，儿子已经在热炕上有点迷糊了，肖东魁一边点烟一边说：“起来把衣服脱了睡好。”他吸了一阵烟才给女人说起去付家营镇的事情。外边刮起了风，呜儿呜儿的，他说了付家药铺大掌柜帮忙叫儿子转入高小念书，正说到准备被褥衣服的事时，听到村里响起了咣咣的锣声，肖东魁跳下炕穿上鞋说：“快，又来贼了，你收拾东西，咱上高窑。”便拍醒了儿子，给穿了衣服，拉起就走。到了院里崖前，他搭好梯子登上了半崖的一个半人高的小窑，放下绳子让儿子绑在腰里，自己掇着绳子让儿子一个一个攀着梯子爬了上去。又吊了女人抱来的东西和女人上去，刚把梯子抽进半崖的小窑洞，就听到咚咚的跑步声和惊恐的呐喊声。接着是一阵踢踢腾腾乱响，打火把蒙面的几个贼人进了自家和邻家，撬门砸锁。儿子肖河肖江想到洞口去看，肖东魁一把压了儿子的头悄声道：“不敢出声，往里面去。”他听到了自家屋里的响声，又听见了邻家传出的叫喊声和恐怖的哭喊声。村子里除了乱乱的狗吠声之外还有哭泣声。大约过了一个多时辰，跑贼的声音由紧变慢到渐渐稀疏，村子里一片死寂。夜黑沉沉的，特别是钻进窑洞里的人，除洞门上透进的一点光线之外再什么也看不见。这半崖上的小窑叫高窑，洞口不大，里面较深，是专门为跑贼跑土匪挖的藏人藏东西的地方。

天刚放亮肖东魁放下梯子下了高窑，天亮了躲避贼人跑到别处的人开始往回走。还有许多人仍然留在村中，这些人大都比较穷，没什么可抢可拿的，而藏匿和逃避的也大多是日子过的还差不多，攒有粮钱的人。肖东魁进屋一看木柜上的锁被